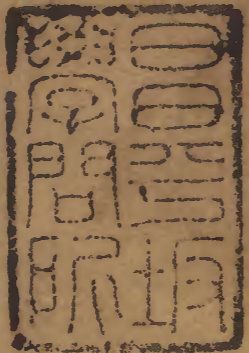


四書體義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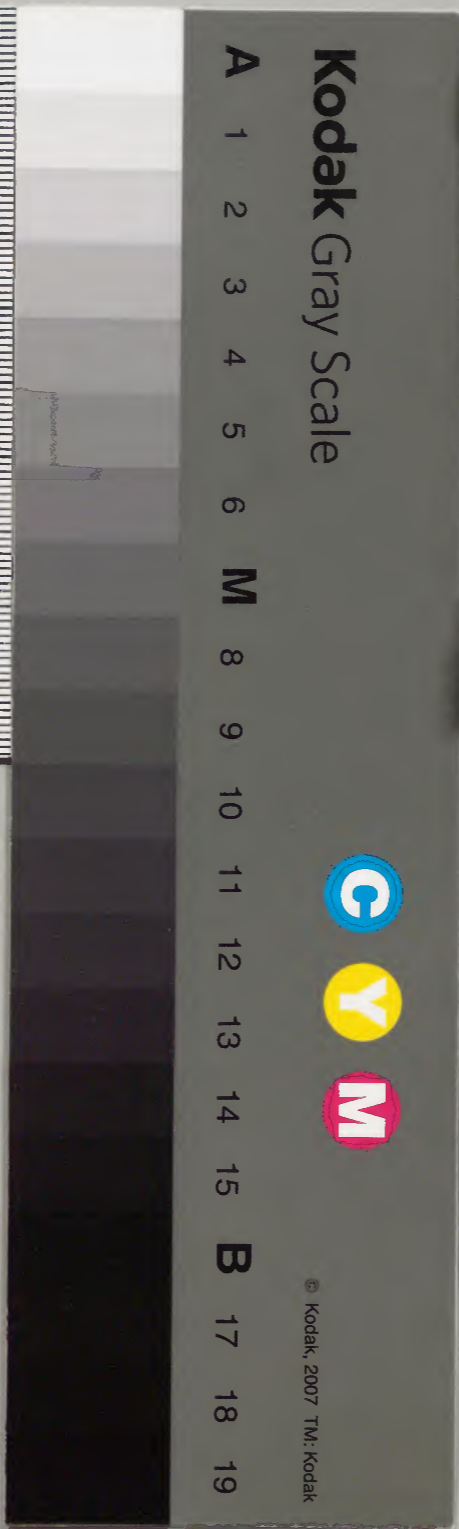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四	八
一	三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五	漢
七	一	四	書
函	一	四	冊
二	〇	八	架
二	〇	八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8
冊數	10 ( 7 )
函號	277 122

共十  
四書體義



四書上孟體義卷之七

古吳沈幾去疑甫輯

錢塘後學王道焜較訂

淺草文庫

孟子見梁惠王章

沈古疾曰孟子七篇章從性善發源其主意則是正人心關

邪說讀者要當以此意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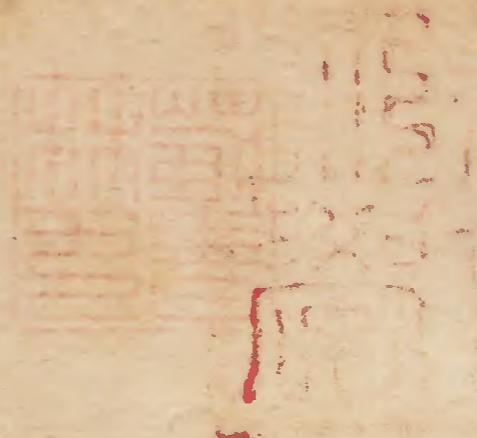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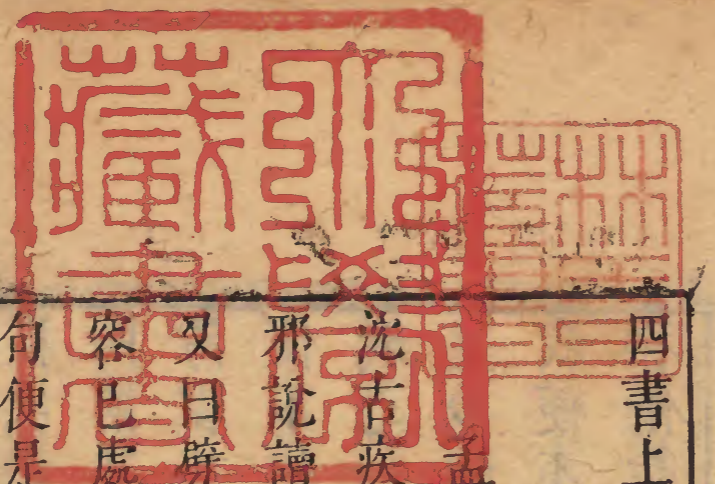
又曰劈頭就見梁惠王下文屢屢提出此一見正發自性善不

容已處與大學之親民中庸之位育論語之朋來同脉只此一

句便是學脉所在

說叢曰孟子願學孔子而行事與孔子不合如不見諸侯及

其時君為湯武而不尊周蓋世不同也戰國之諸侯大抵皆



大夫未受王命而篡竊之者也君臣之分未定則寧以  
託所以重其道也戰國之周室雖有管仲不能尊也民爲  
稷次之君爲輕有行湯武之政者可與代也此惟孟子識  
所謂其趨一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字他只曉得有我  
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  
我之心

王少湖曰病痛在個吾字下文幾吾字正照王口中說來知有  
我便不知有人正與仁義大公之意相反  
徐儻曰利中必有害義中必有利乃天地間自然之理

莊氏曰利者各自利者也仁義者交相利者也自王而大夫而  
士庶人各懷其利以自私則利而利矣各持其利以相加遺則  
利而仁義矣

徐儻曰弑萬乘者必千乘弑千乘者必百乘言其勢之逼也  
蔡虛齋曰看兩必字分明言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也  
又曰天子畿內千里其公卿諒非一二人欲每人各取十之一  
則萬乘盡矣天子于何給只君十卿祿之意萬取千千取百上  
下之間各安其分所當得所謂義也

季彭山曰臣取于君之乘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百乘爲人  
三千計丁出役以供輿夫出入之用者也十而取一此指當

大臣而言

牛春宇曰不遺親不後君皆自一念真切惻怛中流出自然不容已者一切利害都不計較

姚承菴曰二者也字正就大夫士庶人說見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皆由于上先仁義來

莊氏曰君之仁不自愛而愛民則民亦不自愛而愛君君之義不自急而急民則民亦不自急而急君此正上下相易之術  
沈古疾曰極言仁義之利以見利之不利不必諱利字

孟子見梁惠王章

徐倣弦曰孟子與時君言一捺一縱皆以擴克其善心而格其

非心事庸君之法當如此

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唐氏曰不日成之乃是詩人極其形容如云速于置郵之意或疑不終日而成恐無此理其見亦稍拘矣

又曰賈挺說孟子每引杜詩爲証文王爲臺治而民樂之正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若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墻頭桃李花盡是行人眼中血蓋由人情所感而然耳

徐玄扈曰文王以下只就上詩詞中衍出其意至與民偕樂是孟子議論

沈古疾曰與民偕樂所謂我無樂以民之樂為樂也非我有臺沼民有田里之謂

葉氏曰偕當訓諧文王之偕樂如夫婦之偕老

饒雙峰曰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必人皆得所然後有此樂

許白雲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

沈古疾曰此章文法與首章同局

寡人之于國章

測義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當時大國封疆曾不

及今一雄縣欲使悉有恒產不井田得乎迨周室東遷齊晉秦楚皆大滅一國則必縣之廢井田開阡陌豈自商鞅始鞅特其尤著者耳孟子當井田可釐可廢之間故于齊梁惓惓焉然亦必炤到封建之必廢于秦而隱然以興滅繼絕望後王也

沈大蒙曰必行王道之始行王道之終使歲不得操其權乃為盡心

徐儼弦曰盡心焉耳矣便是梁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今全無施為只是一個盡心便是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季彭山曰民不加多謂民不棄彼而歸此也不就歲凶民死說

蓋移民移粟則梁之民比他國死必差少矣  
蔡虛齋曰設河內河東俱凶惠王將何以處之甚矣為國在行  
王政也

又曰鼓字非虛指戰士言如孫武子所謂于是復鼓之一例  
徐倣弦曰嘗時民方糜爛于干戈若一旦畫地分田創制立法  
則非惟不能治又從而擾之矣故必養生送死無憾而後為之  
制田里教樹畜焉聖賢設施措置其有序如此

錢起莘曰但足以養生但足以送死此便是王道如養生送死  
有餘積之便是怨府守之便是財虜不伯即夷于王道何有  
徐岩泉曰王者使天下各得其所先有一段生生之意故裁成

輔相處卽是化工  
曾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服罾取魚  
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胡雲峰曰厲有藩界也禁設禁令也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  
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徐倣弦曰養其老者欲以及其少者教其少者又以養其老者  
故養足于教之先教成于養之後古人之尊高年如此

沈古疾曰不違二節只是一件事做得有次第今于王道之始  
說風氣未開物力未盛等語何涉

測義曰王道始終二節惟不違農時之政不可易而五畝宅百

畝田之制亦可圓也  
張南軒曰衣帛食肉必言五十七者民之欲無窮而蚕桑畜養之利有限也且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

徐岩泉曰人倫風化所關天下治亂源頭皆出于此稍稍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孟子下個謹字一切異端若楊墨之類不得夾雜也申卽三令五申之義

陳明卿曰庠序設而教不加謹一古廟耳  
表了凡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反覆而已

沈大蒙曰梁惠王能移民移粟而不能制狗彘能察隣國之政而不知檢不知發  
徐儆弦曰天地間治百姓事只有興利除害兩端然弊政不去仁政何由而行故特舉狗彘食人食節以爲行仁政之本  
莊氏曰人君所謂盡心者因時于天因財于地因欲于人是爲以天下利天下盡心之上也檢節官府之奢侈而儲財于上逆察百姓之飢寒而散財于下灾而能備貧而能賑是以已利利天下盡心之次也若平居無經天畫地之政遇變無節用濟人  
蔡虛齋曰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

必先發倉廩賑貸以紓日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繼行王道之終事

湯霍林曰移民移粟明白有以我處置他的勞苦到後做不來便推不干我事便有非我也歲也的話頭

又曰梁王病根正在狗彘食人食觀下章庖有肥肉可見然既不知檢更須有便宜方法乃不知發倉廩徒移民間之粟畢竟濟甚事語意重發一邊

蔡虛齋曰讀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方知移粟只科索不凶之地之粟故又有樂歲終身苦之言

沈氏曰照下率獸食人看來與此小異

徐徹弦曰人死則曰非我也人死二字中消耗了許多百姓所以民不加多歲也二字正與河內河東凶相應

陳抱冲曰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為訓也如李俚平類壽昌常平悉本諸此

寡人願安章

陳定宇曰挺刃與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邵康節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徐岩泉曰民飢而死未必皆君使然自庖有肥肉觀之便有使民飢死之理孟子直究到根源上說

唐氏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斂而厚斂意自在其中



陳明卿曰率獸食人梁王乃禽獸的頭目  
徐徽弦曰天地之間人為貴曰率獸而食人也曰為其象人而  
用之也夫人不可象而用之况可飢而死之乎又况乎可率獸  
而食人乎此是孟子深文手段  
又曰孟子一見齊宣便提醒他一點愛牛之心一見梁惠王便  
將許多說話提醒他一點不忍之心此是行不忍人之政的根  
子  
徐玄扈曰獸相食節慘其詞以動之下節危其詞以惕之  
林次崖曰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  
季彭山曰木人設機而能蹦跳故名曰備凡人心刻薄其氣脉

多不長故謂其當無後  
蔡虛齋曰始為芻靈自當得備雖曰畧似人形畢竟是象人也  
孔子特遇備而發耳  
晉國天下章于  
沈古疾曰王天下手眼惟孟子看得破做得出此非尋常拘儒  
小生所能知也若以為本仁祖義特反當時之富強而已猶非  
孟氏本旨也孟子汲汲乎望有應天愛民之君一洗宇內之苦  
興弔伐之師正六國之罪以及于秦此時不必行湯武放弑之  
事而周天子亦必將行唐虞揖讓之事矣勢使然也未曰王請  
勿疑惟孟子亦知人必疑之矣

唐氏曰寡人耻之言寡人貽耻于先人如毛遂所云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者也  
徐儻曰孟子說不消道着許多喪敗即地方百里而即可以王就喪敗之餘亦自不妨  
蔡虛齋曰地方之方只纔足之義  
徐儻曰當時專事富強孟子開口便道省刑薄斂每每與戰國策士相反然至于深耕易耨則富亦在其中制挺以撻秦楚是強又未嘗不在制挺可撻即下二節可見  
湯霍林曰省刑薄斂只發出不忍不省不薄之心纔切仁政上深耕易耨正是能修孝弟忠信的源頭

陸象山曰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鑿頭兩次鋤至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用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  
徐岩泉曰煩刑橫征民皆重足而立安得有從容閒暇的日子錢公良曰農不必勸惟輕賦過訟乃勸農之術也  
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  
蔡虛齋曰以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照之即入事父兄出事

長上都是說仁政之施當如此

倪伯昭曰可使二字重在民心樂死上非謂能勝秦楚也

說叢曰戰國時東西周不足當一岩邑微已極矣六國皆非先

王封建之舊僅存一秦又甚肆其毒當此時而有湯武行仁政

以起非與周為代也與六國為代也何不可王之有故當春秋

而不獎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仍執仁管仲之成案便是不

識時務

徐玄扈曰兩仁亦敵也兩暴亦敵也一仁一暴則無敵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沈古疾曰通章是出語人之言此一語不小蓋借梁襄以語天

下之人牧也言外須看得此意

莊氏曰善一天下者傾民不善一天下者傾君君挾民與吾抗

無奈其君何也若民去其君而君孑然為獨夫矣

許白雲曰定于一謂合天下為一家蓋武王時千八百國至孟

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耳勢必舉天下郡縣之而後已至于秦

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

定也

徐徽弦曰孟子告幼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正其本也牧

字嗜字中却有深味

徐玄扈曰人未有嗜殺人者緣嗜利故嗜殺如齊宣之與兵構

怨是也

蔡覺軒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

齊桓晉文之事章

徐做菴曰孟子此章反覆攻擊俱是一難一解齊宣汨于功利之場故將桓文事業橫在胸臆此心被他障蔽孟子開口便說是心足王是于利欲叢中揭出一點真心以示齊王而又分愛與不忍兩端以發一難使之自信自疑尋自家心事不着然後告之見牛未見羊以觸發其不忍之心此是第一解然王心雖已萌動而又曰此心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是孟子雖替他察識

而王猶未能推廣是心故又將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來發一難使知仁民非難愛物非易于牛何恩于民何忍王誠反求于心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是第二解然齊王雖識真心孟子雖告之擴充之術而王終不能作用是心爲物欲所蔽也故又將王請度之與然後快于心來發一難使他從妄心中覓個真心出來而兩言反本以明是心之足王此又是第三解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再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曰吾惛不能進此皆其精神鼓弄處亦一篇之機關也

莊氏曰一愛牛之心也王不知其爲仁則孟子發明其爲仁及王自以爲仁則又難其非仁比王自疑其非仁則又解其爲仁

其愛牛不及羊也既謂其行仁之有術其不及百姓也又謂其  
行仁之無權自以為難者等之折枝運掌之易自以為易者比  
之緣木求魚之難廣而大之則陋稱桓文脅而抑之則勢擬鄒  
楚固其經綸之熟亦其雄辯之才  
顧涇陽曰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三千七十品格之殊豈不倍蓰  
但提著桓文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  
朱子曰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人誰不知至于經營伯業之事  
儒者未嘗言也

姚承菴曰以用也言無用此為則惟王道為可行耳此則字有  
千鈞力

徐玄扈曰伯曰事王曰德已見涇渭  
蔡虛齋曰若寡人者乃不敢質言而謙之意謂卿試度吾能保  
民否也故下文屢屢于不為不能之辨  
又曰孟子只得宣王吾不忍其蔽鯨一句遂堅執不忍二字一  
開一闔百方開導說是他保民的根子務要他察識而擴充之  
夏九範曰愛牛事極微淺就以羊易之上議論便見此心之妙  
唐氏曰若無罪就死若字從蔽鯨上形狀之辭言此牛恰像無  
罪而就死的模樣不必將人形說蒙鐘非牛不可而宣王一時  
良心發動不可遏抑姑以羊替之全要得他不及計較處  
夏九範曰是心足以王矣語勢少頓百姓皆以王為愛二句是

挑動他察識之端

唐氏曰是心足以王不是愛一牛便足王天下亦未明說推此  
心愛民若謂推之愛民又爲倒行逆施矣只爲有這個念頭便  
含個王的端倪在只形容是心隱隱勃發火然泉達的光景方  
得足字意

管登之曰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不  
如此齊王安得戚戚  
陳明卿曰一章大旨只要恩加百姓却先說百姓皆以王爲愛  
則王與百姓之機便不相入故急以無異百姓解之使王與百  
姓相通一脉蓋百姓皆以王爲愛此是百姓自按自摩自痛自

痒語非是議上之詞此通章精神處

徐玄扈曰齊王不忍之心灰燼中僅存一點火種不能察識如  
雜在灰燼中往往不見孟子爲他撥出來不能擴充又只如此  
一點未能光明孟子爲他吹然起來

唐氏曰我非愛其財三句只作疑詞不作決詞看言我想當初  
實非愛其財而不知何故易之以羊這點念頭連我自家且不  
知何況百姓宜乎百姓以我爲愛也蓋宣王偶觸之真心迷昧  
已久故不忍于牛猶自信得過而獨忍于羊便自難捉摸非併  
其易牛之心亦自疑也  
黃會稽曰宜乎兩字與前誠有兩字大懸絕前是認一個迹不

是此便認一個心不是。爾猶存兩字大礙。餘尚長篇一節。豈不  
朱子曰未見羊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  
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豈強而說。豈以羊身日戰。豈非  
黃會稽曰兩全無害。正言牛得生固無害。羊雖殺亦無害。蓋牛  
之無害已感之仁也。羊之無害未感之仁也。舊以鐘得釁。牛得  
生爲兩全。則牛羊何擇。句依舊不解。且鐘不得釁。只是廢禮。何  
得謂之廢仁。  
李衷一曰見牛未見羊亦齊。王一時偶觸于牛。全不想到羊之  
就死處。便把羊來易。他以完此一念之仁。假令王心再想一想  
羊之殷鯪情狀。又若有愀然在目者。卽羊亦可隱矣。王之以羊

易牛雖于牛有生意。而于羊動殺機。此心之仁終有未完滿處。  
却不如君子遠庖厨爲足。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只爲物  
之生死不到吾眼前。此心中萬物得所之懷。完完全全活活潑  
潑。吾仁決無有所不及處。就下文及人之老幼亦是此道理。豈  
得謂吾耳目所不聞。不見。遂聽其怙危顛越而莫之恤乎。孟子  
恐王以未見的爲可殺。故又說個遠庖厨。分明是撥轉齊王之  
機括。

沈古疾曰這君子就是保民行王道的人。遠庖厨包括得廣。  
王麟洲曰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心人孰無之。只爲  
經過庖厨間。見得多遭。雖知可憐而奪于祭祀燕享。必不可廢。

故且忍情食之一次兩次後便心硬了如看刑人眼慣便不見慘打人手滑打死了便不動心久之不忍之心日忘日去矣君子于此有術焉只是不經庖厨使此心養而未發待有遇而發時決不使發而不遂也

徐岩泉曰遠庖厨只養此不忍之心非調理未形而無所妨便憑他宰割也

夏九範曰遠庖厨是仁術易牛事蓋暗合于此亦具此意豈管登之曰實他是仁術又言君子亦不過如此正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

蔡虛齋曰于心有戚戚正被孟子見牛未見羊句打動了他前

日見牛斂觫光景宛然在目要見此心不從外得正孟子斷王可以保民處

姚承菴曰戚戚二字最妙所謂不忍斂觫之心是也

夏九範曰于心戚戚又一頓是誠何心之惑已解纔開端問所以合于王之說

呂東萊曰孟子此章一開一闔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于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明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倪伯昭曰有復二節以難易二字立論

徐岩泉曰用恩用字最妙有恩在但不用耳



鄭申甫曰承上不能不爲意來故極言推恩之易

吳無障曰吾老吾幼二吾字與二及人字至重推恩有序正在此處舉此加彼言先以寡妻兄弟而後繼之家邦皆一心以裁其先後之施酌其緩急之用舊謂舉斯心以刑之至之御之便覺鶻突曰五十則年一箇一箇一箇一箇一箇一箇一箇一箇一箇一箇唐氏曰齊王之不忍于牛本是良心偶然感發初非真能愛物而王之功不加于百姓亦總是恩之不推非真謂其能推而不善推孟子特故意要說他倒行逆施以開悟其本心故每每將恩及禽獸來形說其實親親愛物俱輕只重推以仁民上折疑曰恩足以及禽獸此世主病痛所在觀庖廐鴻雁麋鹿可

見非因其明以通之

陸聚剛曰兩及字分明是舉斯心以加彼但未露出至解詩揭出一心字以應前是心正見其所以易也

張南軒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此所謂王道也李衷一曰善推所爲爲字與上不能不爲相應君子行仁不止空空一個心如有見牛不忍的心便有這以羊易牛處置的方法此便是爲下文發政施仁制民之產使老無失肉帛幼無至飢寒亦是爲老之幼之的實事獨何與正言功不加百姓之故在不爲也

胡雲峰曰此章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王欲其擴充此心于已發之後故曰善推所爲朱子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口義云權度與輕重長短是二心與所度之心是一請度是度其不推恩之故在何處唐氏曰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心爲甚者謂心之當度甚于物非謂心之難度甚于物也夏九範曰王請度之又一頓終上不能推恩之說吳省菴曰度字舊以度其輕重長短言不知前言恩及禽獸而

功不加百姓已明說輕重長短失序了此但欲使之度其所以重且長者何故所以輕且短者何故下節正承此看折疑曰興兵構怨所爲與所欲緊緊不相離不惟盡心且又盡力撥轉來便是發政施仁的種子故曰反其本說到此不惟不忍之心足王卽興兵構怨之心亦可反而足王矣易牛一事心有幾何其他盡殘暴之心須索如此捉轉方足王也陸聚岡曰興甲兵三事正是愛民輕短病痛根源處上註所謂有其故者此也夏九範曰不能愛民處不止一端此其尤甚者故特揭來說焦漪園曰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是一串事

徐傲弦曰心一也其始也殺蔽鯨之牛而有所不忍其終也殺無罪之民而反以爲快是豈可以不度  
徐玄扈曰孟子說保民而王宣王反以欲王之故不能保民所以再言反本以撥動他此處何等機括  
季彭山曰辟土地則強大而秦楚畏之故來朝秦楚既朝則中國爲我泄而四夷可撫矣其語意如此  
徐傲弦曰後必有灾根着盡心力而爲之甚有味盖惟吾之心力既盡于彼則此一點愛牛的本心索然消盡全是要做快心的事安得無後灾  
莊氏曰吾有所欲于天下當先天下有欲于我天下皆求欲于

我而後我之欲于天下者不求而自遂  
沈古疾曰大欲不妨只求吾所大欲便謬如天下士農商旅何人不可有欲吾有欲又安能順人之欲須使各得其欲乃王折疑曰王之諸臣不過能供耳目口腹之欲耳若要求大欲還須天下之士

莊氏曰施之無法則不均不廣不足以澤天下故必以政發之夏九範曰孰能禦之是莫禦其興起之勢正于仕農商旅欲歸上見之

徐傲弦曰仰足事俯足育樂歲凶年飽而免于死亡故曰恒產季彭山曰今也制民之產而使之救死不贍則非百畝之田之

制也因其所占之田而立為厚歛之法耳  
又曰王欲行之本與前言反本一意

沈古疾曰制產之實正應老吾老二句此其及人之處也

夏九範曰庠序之教非民有常產亦不可行

莊暴見孟子章

徐傲弦曰好世俗之樂本是好玩戲孟子却反說要好得甚此  
極可駭究竟獨樂不若與人之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甚原是  
人之真情故言鼓樂田獵而人皆欣欣相告自家見百姓如此  
豈不轉加快活這便是好之甚若滿堂燕笑一人向隅而泣則  
一座為之不樂為人上者獨樂而不恤其民使民飢寒困苦亦

只是好之不甚

吳無障曰前王之好樂甚二句只是論理之詞後王之好樂甚  
二句是激切告君之詞要得他歆動齊王處

莊氏曰吾之樂待民之皆樂而後甚故同樂于民求已樂之甚  
也而王業已自足其中矣

吳無障曰獨樂樂節不是問他全要探得他一段公心以為言  
樂張本

徐傲弦曰舉疾首蹙頰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與古  
樂也下一舉字自有意思在

蔡虛齋曰庶幾殆云殆也民愛其君惟恐其疾病見其能鼓樂

而喜故云王喜得無疾病何其恁地能鼓樂也不是冀望其後之詞

說叢曰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

莊氏曰凡器必有所以充之而悲樂隨之變焉怨聲充之而寫其悲和聲充之而寫其樂爲君者具樂之器于此猶必待所充之氣于彼故好樂甚者求和于所充不求之于器也

唐人吳融華清宮詩云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謝君直註云知華清之煖不知外邊之寒士怨民怨軍怨皆不暇問矣如之何不亡

### 文王之囿章

訂什曰周都岐豐山林多于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芻蕘雉兔之餘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有囿四十里縱有山林可依必侵及耕稼之地安得不以爲大  
唐氏曰文囿七十里據古書有此說亦未必然也孟子只將錯就錯引他到公利上去  
徐岩泉曰與民同之分明天地氣象囿中所有草木欣欣然禽獸喁喁然純是一團生意無限民以爲小亦只是這意思  
唐氏曰民以爲小不是周民貪利無厭若固有之亦自忘其大也

沈古疾曰民以爲小非當時之民果以爲小就與民同上看

來雖謂之小亦宜蓋孟子口中語也味不亦宜乎自見

交隣國有道章

徐傲弦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隣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于人而反爲不仁智必受辱于已而反爲不智故湯事葛而征葛句踐事吳而謀吳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唐氏曰初問尚說交隣以後便說伐隣最後又說伐君分明是就他雄心勇畧引他到王天下去孟子寔有此手段在胸中若得權柄定當掀天揭地做出一番世界蔡虛齋曰文王事昆夷惟有詩肆不殄厥愠依此是小事大矣

然昆夷至文王時國勢日削故爲以大事小天下之憂也游立軒曰智者兼明理勢仁者惟見理而不見勢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仁者忘其勢之在已

朱子曰若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自欲意不然而又曰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天之所命又曰使智者而居大國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在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也徐傲弦曰吾人並生並育于天地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不曾教爾強凌弱大欺小此卽是天之所在仁者有見于此渾然與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隣國之民不獲其所猶吾

民之不獲也視其君能仁其民猶吾之仁之也不復知有大小  
強弱之迹所以爲樂天大抵小氣喻景天之氣湯霍林曰保天下不徒說氣象我能舉小大一槩包容徧覆則  
兵戈不興士民不擾疆宇之內萬方之外那一人不享他和平  
之福則皆吾而保天下必歸於德吳省菴曰保天下乃容保之保保其國只是保守之意  
李衷一曰畏天不但不敢侮大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不然空  
畏大國而內治不修亦難以自保矣  
饒雙峰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  
游立軒曰侵阮不已則其害之滋蔓未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

遏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

徐岩泉曰發此怒從安民念上來方是王者纔着意便是假仁  
測義曰紂釋文王非本心也實慮西伯之得民心不類九侯鄂  
侯之可烹可戮是以縱之生還而陰樹密侯黎侯崇虎侯以伺  
之西伯則以君不可仇而無道之侯那可戮也崇雖助虐之渠  
魁而民則何罪乃三駕壘而降之密人不恭敬拒大邦其師侵  
阮實侵岐也岐阮唇齒之邦也密之當伐久矣何以言對天下  
天下方危紂党之日獗而幸周德之日興而以此舉卜其盛衰  
也  
文王嘗事殷故義不伐紂而以剪紂之党爲顯謨武王未嘗事

殷故耻一人之横行而以遏天下之厥志為大勇文王若孤君之党以成君而不失為忠武王若及父之為以成父而不失為孝

吳無障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脉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所謂王請大之者如此

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即併隣國而有之或隣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回吾之圍便是智小大成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知一怒之勇亦是交隣之道

莊氏曰遏徂莒然後可以篤周祜耻横行然後可以助上帝饒雙峰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

蔡虛齋曰孟子之越厥志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且書言曷敢有越厥志是武王自謂我非敢越厥志而僥倖非望也一聽天命以除暴安民耳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章

姚承菴曰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言王偶在雪宮中接見孟子也乃是倒裝句法孟子對曰有即賢者而後樂此意人不得則非其上矣緊頂上說賢君有此樂便要公之于人



徐倣弦曰不得而非其上者雖然不是然撫后虐仇亦怪他不  
得其罪輕天之立君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故爲民上而不與  
民同樂者其責重  
焦漪園曰二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徐岩泉曰樂以天下全重在已說要看以字謂吾之憂樂不以  
一已而以天下也下文然而不王處正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  
其憂  
湯霍林曰樂民節根上與民同樂來憂樂須低昂說能樂民樂  
便能憂民憂矣  
質言曰適諸侯節語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先王游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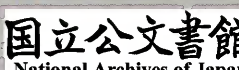
大者故統言之言先王游觀除巡狩述職而外其餘非春省耕  
則秋省斂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  
徐倣弦曰巡狩述職是爲事省耕省斂是爲民師行糧食節是  
不爲事不爲民樣子至末云蓋徵招角招是也便點出爲事爲  
民意此文字暗藏機軸處  
蔡虛齋曰游豫無分遊豈有不豫者重言之此詩歌體  
袁了凡曰糧食卽所以供師者  
丘月林曰讒是謗慝是怨還作兩意因其有謗言而見其有怨  
心也  
林次崖曰方命二句只是上文意而飲食若流又就糧食所費

之奢說亦只是虐民裏事  
 王氏曰凡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格詔令也  
 蔡虛齋曰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流也且從流乃實事  
 從訓逐不訓順故逆水而上亦謂從  
 陶石簣曰卽流連等義推之凡淫縱不已者皆爲流連之樂蕩  
 弛廢事者皆爲荒亡之行  
 吳無障曰先王無流連與比先王觀緊相應  
 湯霍林曰惟君所行不是設爲兩可之詞正教他實實落落設  
 誠致行而惟之爲言獨責備景公身上  
 徐儆弦曰景公出舍于郊而興發補不足便是修比先王觀

又曰敬仲奔齊宣尼忘味韶之在齊久矣太師盖用舊樂而飾  
 以新聲也宮爲君商爲臣既謂君臣相悅何不被以宮商之聲  
 而曰徵招角招此見景公晏子爲事爲民的實意  
 莫中江曰樂謂之招安知非舜樂之舊盖韶樂在齊故景公以  
 之暢君臣相悅之情謂景公自作反無意味  
 沈古疾曰畜君非嚴以止之也乃寬以畜之也如畜養萬物不  
 拘不縱而自就于範圍晏子陳先王之觀與今時之弊而景公  
 雅志先王之念自生矣此其所以爲好君若翹君訐君乃薄其  
 君者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輔潛菴曰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意同  
 夏九範曰明堂王者之堂非謂齊王不知只要起行王政意  
 莫中江曰王政就平時大政說非指居明堂時出政令等事  
 湯霍林曰文王侯國能開王業之基因齊亦是諸侯故單把文  
 王引他曰齊魯非魯以出之也魯以魯以魯以魯以魯以魯以  
 徐鴻洲曰孔子重王室于春秋孟子陳王道于戰國大聖大賢  
 各因時勢所宜為濟世安民大計若帝王禪代征誅本意亦只  
 如此故夫子尊周亦非為周天子一人後世疑孟子說齊梁以  
 王道者得無不度理勢而昧聖賢之心乎  
 朱子曰明堂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南之

中為明堂西之中為總章北之中為玄堂中為太廟太室餘四  
 方為左个右个但隨其時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每季十一日  
 天子居焉  
 徐徹弦曰明堂周制也周何以有明堂周先王積功累仁所致  
 也故後面即將文王公劉太王來說亦見王業基本有所自云  
 黃葵峰曰人君一發政施仁便自耕者九一等以至鰥寡孤獨  
 一時出令但其中于窮民尤所留意故曰先非先恤窮民而後  
 行九一等法也  
 季彭山曰文王治岐之時尚遵殷制七十而助註謂每夫受田  
 百畝豈偶不及致詳耶



陳定宇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

鄧定宇曰凡人無妻有子或老而無子有妻日間不得意處到

家講一講雖不濟事亦彼此相慰心中自寬些日子也好過若

無妻又無子又無父母上下都無人真是有話沒說處此為無

告

季彭山曰先斯四者只是親戚相矜隣里相恤耳若家賜而人

與之則勢亦不能徧也

王心齋曰宣王好色好貨一一指陳出來譬之受病人不自忌

諱便有可用藥處所以孟子惓惓不能忘情

吳無障曰齊王不忍堂下之牛原是有惻隱之心的見孟子陳

王道說到鰥寡孤獨可惻可傷處深見其言之有味故曰善哉

言乎

高中玄曰孟子豈真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但借古人以引之

使與民同耳易曰納約自牖孟子即其人欲之私而挽之天理

之公又不止自牖矣

王之臣章

徐徹茲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亦只是大槩冷冷諷他不

着宣王身上若云王之四境便無味

倪伯昭曰顧左右而言他若不解其問意一般蓋難為答也不

必謂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

徐岩泉曰王非拒諫飾非也乃是自慙此處儘見朴實

所謂故國者章

蘇東坡曰世臣蓋功烈已著于時德望已信于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于緩急之際決大策定大眾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爾

袁了凡曰累世勲舊之臣是世官非世臣也必如伊陟象賢召虎是似之類蓋能盡臣道而聞望可稱于世者親臣亦不是人君親信之臣若虞廷之股肱周室之承弼能布腹心而與聞密勿謀議者

吳無障曰言王之臣纔進用輒爾亡去正在不知其亡上見無親臣非定以亡去者爲親臣也

徐徽弦曰玩一將字正是欲進未進之際

牛春宇曰卑踰尊疏踰戚舊說謂用不得人將使後來更代紊了體統此未必然賢否更代國家用人的常事何足爲怪只宜就所用之賢說言此人本是卑的疏的而一用之後便欲倚之爲元老託之爲心膂則今日正使卑疏一旦踰親戚的去處乃親臣世臣所關係之始故不可不慎踰如無得而踰之踰卽升上之義

唐氏曰將使而下是就他慎重時摸寫其關係之重有不得不

然不是推原如不得已的緣故

湯霍林曰國君欲進一賢其時便有許多議論有一番說可的

又有一番說不可的我都不輕易信他待察之而真見其可使

用之真見其不可便去之蓋恐其失賢正是欲得真賢也

黃貞甫曰下文幾見字正對何以識其不才發藥

左丘明曰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

與羊謀其羞言未畢狐相率逃于重山之下羊相率逃于深林

之間矣

李衷一曰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德討罪並論蓋人命至重

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爲者無如殺人一件三翻五覆毫不敢誤

今進賢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借

相形意

沈古疾曰如此句正是一章之意與故國相照應必至可爲民

父母國家可得而故不然氣脉不相浹洽情意不相聯貫其基

薄矣

湯放桀章

說叢曰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係不小倘桀紂未至于獨

夫則湯武不免爲弑君矣

徐儆弦曰虞夏以前未聞放伐之事而湯武行之夫子以文王

爲至德以武王爲未盡善未聞有殘賊之論而孟子言之湯武

直是敢做孟子直是敢說  
朱子曰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  
的人一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乎  
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

爲巨室章

高中玄曰齊王治國不知任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只因不  
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雖各爲一喻意實相承  
吳無障曰本文不勝其任四字極重蓋賢人小用便不勝國家  
之任又何由而賴其楨榦蒙其庇蔭乎故愛國不如愛玉是下  
節之皮不任賢則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脉

賈通

莫中江曰萬鎰不是價直之少語意不過曰雖王甚愛之貴玉  
王必無爲其可愛而自去琢他的理必聽治于玉工乃所以全  
其玉而成其愛也

吳無障曰何以異三字是怪異的聲口不是詰問的口氣乃極  
言他不愛國意若以任玉人不任賢人兩相較量便差

陳氏曰治國家如治玉學亦如之非經切磋何以謂女所學

齊人伐燕勝之章

朱子曰齊人伐燕孟子以爲宣王史記以爲湣王荀卿亦云湣  
王伐燕想湣王後來做不得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

蔡虛齋曰諸侯謀救燕伐齊不滅若湣王則遂為諸侯所滅又  
不止燕人畔也

史記燕王屬國于子之而噲老不聽政三年國大亂齊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因比地之衆以伐之遂大勝燕

徐儼弦曰宣王之意在于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之  
意在于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意各有所主也

莊氏曰文王固無取商之心商民亦無不悅文王之意特文王  
之事紂益恭若見可取而不取也故以為不取之喻耳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于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  
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論其理

如此

齊人伐燕取之章

莊氏曰為國者必使天下無畏于我而後吾可無畏于天下若  
天下之畏皆集于我則我不得不懷畏于天下矣譬如人皆畏  
虎則欲殺虎者衆虎安得不畏人哉湯之師南夷北狄耕農市  
賈不之畏也天下既皆不畏而悅之湯復安所畏哉此七十里  
而為政于天下也

湯霍林曰天下信之一信字極妙此信不在臨時寔是平日發  
政施仁此心昭昭百姓都信得過天下畏齊之強與動天下之  
兵只是素信齊不過耳



徐倣弦曰誅其君弔其民此是爲政于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此是千里畏人的根子

又曰待其來而至于望待之亟也望其來而至于怨望之深也蔡虛齋曰仰其來而又恐其不來只如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

焦漪園曰是動天下之兵而不云天下之兵動者天下之兵動之者我也當時以兵加燕反似致天下加兵于齊一般

沈氏曰是動是字極要看乃原其所以開兵之端

又曰孟子立策只是置君而後去之一節尚不離王道本旨可惜行之不蚤直待今日纔倣

徐倣弦曰王速出令正答何以待之之間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饒雙峰曰當時只是子瞻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不當取他的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

鄒與魯開章

徐倣弦曰兩節對看卽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却說民之死于凶年者不知幾千人爾三十三人當甚事穆公說百姓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却說你當時亦曾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今日正是報還你前日的如此則所謂出爾反爾者不煩詞說而自明矣

折疑曰毒害蒼生只一慢字足矣君行仁政方是其上其長  
莊氏曰仁君之盡民甚于暴君之盡民也暴君盜民之財仁君  
盜民之命夫遇君父之難而肝腦塗地義不反顧湛七族燔妻  
子而無二心者皆仁恩之所易也仁之在君有餘生之在民無  
兩以君之有餘易民之無兩何不利焉故仁政者薄施而厚獲  
之術也暴君之殃民也止于困窮而民之報之至疾視其死而  
不救則怨毒之相加上固不能勝下矣  
賈太傅曰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  
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李彭山曰親上死長指有司言若君則因有司而見之耳

滕小國也問于齊楚章

沈大蒙曰此非孟子不得已之計乃一眼覷定只有此着該做  
如曰效死而民弗去此豈臨時可辨從平日強爲善來蓋可死  
可亡而必不可失其正其後三十年滕不忘于文公而卒滅于  
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爲得也  
莊氏曰勢之所難爲而孟子直任之曰可爲其必有所以爲之  
者矣而惜文公之不詢其謀也

齊人將築薛章

李衷一曰三章只一意孟子原無教他遷國話頭據文公築薛  
之恐其意似欲遠避其鋒孟子謂遷國圖存古之人固有行之

者然亦須有岐山之地有歸市之民又迫于狄人之侵幣事不得自守不得方可效太王所爲不然其不取敗亡者幾希滕處兩大國間遷將何往就令脫身欲走能必舉國之民如歸市乎且滕有城池可濬築未至狼狽無據太王之事文公如何做得且爲善亦不粘遷國上說太王雖因岐周興其實于岐山何與總是平日爲善致然故君苟爲善卽流離播遷子孫必有興者但君子創垂之心只爲可繼其成功則聽之天就是太王當日遷徙豈誠逆料後日子孫如此興王乎滕旣無如齊何只得勉強爲善苟延國脉如太王之避狄固未易言也卽下爲善二字便欲文公自家度德不輕徙避的意思

夏九範曰據日後而言則似岐山爲善地故曰非擇而取之姚承菴曰苟爲善雖不就指太王亦見事勢危迫中有自合當做的不消着忙亦不可苟圖僥倖

莊氏曰吾勛業垂統于此後世有聖子神孫益恢宏其業而光大其統是天命之申錫吾之所不可必者也業創而無弊統垂而不愆定其立國之規模以爲世守之成法使子孫賢者得益爲培植而不肖者亦有所據依是人事之胎謀吾之所可爲者也爲其所可爲而聽其所不可必縱不得爲基王之君將不得爲立國之主乎哉

說叢曰爲善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能使民效死

弗去皆是朔業垂統正是為善可繼處

滕小國也竭力章

徐傲茲曰當時為文公計意未嘗不在守也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

夏九範曰太王直是棄國非遷國也所以與死社稷者截然相反不然亦無甚經權之別

又曰太王去時已無意于存國民自不能不從所以復興耳泰伯之興于吳亦何嘗挈個國去

王遂東曰何患無君一着推手足使邠民墮淚莊氏曰去國而能使民空國而從則去不為孤守國而能使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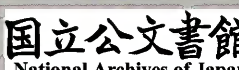
嬰城而拒則守不為危孟子二策正言其當樹德結恩于民則或去或守無所不可耳所謂疆為善者也豈真欲孑身而竄狗壘而亡哉

焦漪園曰棄土地人民而去之在先人為不孝之子在天子為不忠之臣即能不死亦有可死之罪

魯平公將出章真西山曰小人之讒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

魯平公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謂其厚母薄父于禮義為有愆小人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

夏九範曰臧倉之讒甚巧而貧富不同之論正墮其計中



蔡虛齋曰前以士四句非問詞乃因問而解也  
 唐氏曰前以士後以大夫未着祭禮上只當空說而緊緊以三  
 鼎五鼎實之三鼎是士之禮豕魚腊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  
 腊膚  
 夏九範曰兩或字有不知其然而然意便是指天說天字不在  
 非人所能句內  
 蔡虛齋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君不可以言天范氏此意自  
 好正得君相造命之意然聖賢出處既關時運盛衰則魯侯之  
 惑于臧倉亦天也當時平公果見孟子終亦何能為哉  
 唐氏曰臧倉一譖而果能沮吾道之行則樂克數言何竟不能

挽平公之轍信知此中自有命在

夫子當路于齊章

徐儼弦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  
 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  
 焦漪園曰子路孰賢與管仲孰賢都就人品說不論事功  
 折疑曰既曰與子路孰賢又曰與管仲孰賢此是誠齊人的誠  
 字不知不覺縱出來實以胸中有此人  
 蔡虛齋曰或人初疑曾西于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  
 之此人識見優于公孫多矣

吳省菴曰凡人願則爲不爲則不願今管晏旣曾西所不爲則必其所不願而子爲我願之乎只將不爲與願字緊相呼應不必抑曾西以自尊  
楊夔曰齊桓因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當久亡于外自莒先入銳意求治管仲有鮑叔之薦隰朋之助逢時之大者平仲有田國之強樂高之備崔杼之弑能易其盟陳氏之大能形其短時不伸也故獨鄙管仲  
折疑曰管仲曰足爲文王曰足法丑亦知二子之不足法矣  
姚承菴曰由反手云者由我一反掌間也天下事儘有由得我者有由不得我者

蔡虛齋曰在武王爲治化大行在周公爲教化大行  
疑問曰武丁節不宜碎分時勢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之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不易乘耳  
折疑曰商書終于微子之命而夏書終于女鳩女方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仇民至畢命始謂之頑民湯以下七王之澤深矣  
蘇東坡曰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也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焦漪園曰盤庚後商道寢衰諸侯多不朝故云朝諸侯有天下

莊氏曰懼敵者曰吾畏其粟積而食多不知致王者正欲其粟積而食多曰吾畏其戰勝而兵強不知致王者正欲其戰勝而兵強夫粟積則民貧戰勝則民傷既貧且傷離心皇皇此乃吾行仁時矣漁者方逐魚于澤而吾則爲之靜其池羅者方驅鳥于山而吾則爲之寂其林則不漁不羅而致魚鳥必倍矣吳無障曰君子建功立業全在趨時孟子欲汲汲王齊正以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決不可挫過此等機會詳味齊人有言五節多少趨時若赴的意思蔡虛齋曰今時則易然與惟此時爲然與待時之義又不同賈子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夏九範曰德之流行粘下文說謂德澤本易流行况復乘此時勢乎如此看方于文王分上無礙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姚承菴曰此章說人當帝王大任做帝王大功業須由學問涵養來孔子說學不厭孟子說願學孔子其所爲學者同故其當大任而不動心者亦同董日鑄曰丑不是說事功是說心學加齊數語承上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板的口氣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過到此處畧有些掛碍便是動心徐倣弦曰孟子一生學問俱在此章所以趨向源流在此所以

建功立業亦在此  
侯二谷曰知有事功之心即動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  
為不動

程子曰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  
不同其為酒所動則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便是動  
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則一也

朱子曰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

管登之曰當大任而不動心必大半得力于知言而養氣特以  
義勇持之耳

析疑曰要知四十以前學問如何四十以後如何若單說不動  
心只說得四十事

季彭山曰不動心乃大行不加之意以恐懼疑惑說似粗否字  
正言不動心我四十是指其時也

折疑曰丑非以賁形孟子見得人苟動心雖有絕世之功名氣  
力總是用力把持亦孟賁一類耳

徐徽弦曰夫子過孟賁遠矣與告子先我不動心驟看似冷細  
看是一章骨子

吳無障曰是不難不是懸虛說個不動心非難若得個訣竅這  
不動心亦自不難所以丑緣此而問言若這等說起來不動心



其果有道乎不是空空發問  
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是硬  
把捉是龕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徐倣弦曰不動心有道必是養盛自致非強制可能蓋心有真  
主而凡外至之物順以應之若只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于  
胸中則所謂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  
矣  
季彭山曰程子謂心有主則能不動主字易于錯認蓋道爲之  
主何也若主于道卽有所執着是爲義襲况主于氣乎  
吳無障曰通章歷舉告子極有深意蓋不動心之道非漫不加

養之患亦不知所以養而矯拂強制之可虞正借以形出自家  
本色  
羅近溪曰孟子却以心當事今人却以主意當事以意爲心則  
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  
吳無障曰黜舍二節不是實敘當時行事總是形容話頭看一  
息字視字正摸寫他必勝光景卽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爲  
主而代爲之語耳  
李九我曰不膚撓不目逃是孟子畫出北宮黜的像言其膚挺  
然而不撓其目凝然而不逃  
蘇紫溪曰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于

卑而屈于尊耻行于大而忍于小皆不可言必勝  
吳無障曰不撓不逃只形容他勇敢瞋目的模樣不說到不被  
刺處若直說不被刺反不得必勝為主意視刺萬乘若刺褐夫  
此時非就刺了只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刺者正他眇視諸侯  
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  
蔡虛齋曰無嚴諸侯不連下讀若以屬下却是言其怯非侈其  
勇也

蔡介夫曰無嚴諸侯此等人遇真主自然喪氣

莊氏曰舍雖自以為無懼然既已不勝矣安能視猶勝哉曰猶  
勝是未能忘不勝也未能忘不勝是未能無慕于勝也既未能

無慕于勝則安得無懼于不勝哉所謂不動心強言耳

丘月林曰視不勝之勝是不可勝

季彭山曰黜主必勝非謂能勝也故止以養勇言舍則自述其  
所能故特言其所養之勇

蔡虛齋曰量敵而後進或進而攻之或進而拒之不專以進戰  
言

朱子曰量敵後進是畏三軍者是舍譏別人

吳無障曰舍言只是我恐嚇他不是他恐嚇我還贏他這一着  
故曰猶勝也能無懼能字不可放過

焦漪園曰舍之無懼全是氣之所為却不主理如項羽之氣蓋

世拔山只被高祖爲義帝發喪羽氣便屈

管登之曰子夏學既立本不無好爲人師之心故不拒分晉之文侯而受其師事致西河疑之爲夫子天下之勝人者孰如師哉故爲此宮黜之所近

徐玄扈曰孟子何嘗取舍其說黜舍是影着告子說曾子是形出自家孟施舍似曾子節特其頓挫抑揚是文字轉軸處

折疑曰可惜一養字放在勇字上養勇養氣之別可惜一守字放在氣字上守氣守約之別

管登之曰子貢之對衛將軍文子稱曾子曰其驕人也浩浩于此見孔門開養氣之端者曾子也

又曰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

蘇子由曰縮入也受也可受者無憾于吾心也

董日鑄曰今人以往處是勇不知縮處是勇老子勇于不敢

吳無障曰自反而不縮四句須滾說要體貼反身循理四字若待臨敵時始視縮不縮爲勇怯則自反不縮便不是大勇了曾子特設爲之言以形容氣隨理轉的模樣言理所不在怎地不退縮逡巡理之所在便恁地激昂奮發蓋天下原無理外之氣我之爲吾者雖遇禍寬博而不得不披靡當雖千萬人而無可畏懾則以惟知循理故也

折疑曰此宮黜孟施舍只有自反而縮更無自反而不縮不知

曾孟養氣大關常恐有不縮處不得于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  
不辜處若謂知言養氣更無不得于言不得于心之時是欲擡  
高聖賢反將側身改過大吉一筆勾却  
又曰自反而縮卽撻之市朝何害  
莫中江曰褐寬博之不憚謂不去恐嚇威懼之也  
莊氏曰自反而縮則任氣者旣不得挾其不直之氣以撓我而  
任理者又不得別爲兩直之理以抗我雖窮天地亘古今可徑  
行而無疑也  
吳無障曰施舍勉強把持卽此要不量敵不慮勝的念頭紛紛  
擾擾便已心動了曾子千態萬狀只顧自家理之是非此中豈

不凝然貞靜故曰尤得其要

又曰說黜舍不動心處要與強制意相關告子與孟子之不動  
心只爭一個強制與不強制要于此隱隱形出

鄭中甫曰舍之守氣亦是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  
理也氣原震撼得動雖着力把持多不自在何如以心順理隨  
理所之而我無與焉故曰尤約

李衷一曰舍曰守氣有捍制拂逆之意孟子曰養氣有馴習調  
服之意

折疑曰以守氣爲守約是將醫人的方法誤用不可不辨故直  
斷曰二子之勇與氣字尚沒干一賢字亦不許又二子以氣爲

身之帥不知志爲氣之帥

朱子曰告子只去守個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又曰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求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于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于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徒見言之發于外而不知其出于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爲不可

羅近溪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把心在氣外另覓一個去處也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其與孟子渾融活潑之心渾是

兩樣

尤西川曰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亦非求氣之所能定故曰勿求于氣可

湯霍林曰曾子平生只自反二字告子勿求一味硬撇下強不照管全不曉得自反工夫夫氣是一身運用處志是一身運用處之性靈原分開不得孟子志至氣次等語正見志氣合一要他反求于志使不致氣之暴也

又曰孟子說可不可不是一與一不與正是探本窮源見得不在于心勿求于氣病痛源頭果不專在氣上這不求也罷了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心不去打點便貽後邊許多病痛如何不

料理便休如勿求于心便不能持志不得于心便志不能持勿  
求于氣便不能持志而暴其氣也總來志氣一聯能持志則不  
動心之道畢矣  
錢氏曰告子黜舍一路人各有一個蠻主意人動他不得渠亦  
不爲人所動單有持其志一句者與下句無干不得于言勿求  
于心此必勝爲主家數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此無懼家數  
袁七澤曰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總然暫時按伏得  
住其偷心怎得絕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  
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告子分明自知不得于  
言不得于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了也乃曰我

只一個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  
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他養氣非求之  
氣知言非求之言總在心上做工夫一得于心則氣不期養而  
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日行不慊于心則餒蓋告子不  
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于心告子便是  
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力者也  
又曰看來孟子之不動心只是心上用功養氣不過是其助也  
能持其志便無一念一事不合理氣便自調若非爲告子有勿  
求于氣之病則無暴其氣亦不消說  
莊氏曰寂明者性之姪光也寂應者性之神用也思而後得者

一五  
卷之七  
姪光弊而情識行也勉而後中者神用隱而血氣流也明者指  
黑白于俄頃聰者別清濁于斯須不待思也若計議而言黑白  
者其于目必有不明矣躊躇而言清濁者其于耳必有不聰矣  
故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以言姪光之不借于情識也心欲行  
而足自隨之心欲持而手自隨之也不待強也若不能行而勉  
曳以行則足之病矣不能持而勉舉以持則手之病矣故曰不  
得于心勿求于氣以言神用之不假于血氣也夫使言皆稱心  
以出而不爲擬議卜度之辭氣皆稱心以運而不爲矯揉造作  
之行心何自而動乎然此惟上智之士能之爲其學皆從源以  
及流也若由知言以明心由養氣以鎮心則其學乃從流遡源

徹上徹下之道

淮海近語曰告子勿求于心之言正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  
于氣之氣正孟子所養之氣

又曰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一  
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  
是理氣一團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黃葵峰曰不得于言謂告子自己之言非也告子強辯自負決  
不肯自謂有不得之言以孟子知言照之乃謂吾心自有定見  
卽于天下之言有未達何用煩吾之心爲

徐岩泉曰不得于心是理未明而行不合理有差失處告子到

此時雖心有未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思所以補之惟恐動心是告子從前已欠了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于心者

季彭山曰告子若于氣上求之事事求其得宜便是作意求合于外乃是義讓故孟子直斷勿求于氣爲可正欲其求之于心耳夫志以下正心不可不求之意李衷一日告子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切俱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得時便成個告子的不動心

吳無障曰蓋謂欲求心安心乃不安告子主意大段與莊老虛

無相似

管氏曰志言持者凝之使勿動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也行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成二本之學其幾最是難研

薛敬軒曰心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洪覺山曰無暴其氣則是求于氣則不是故以爲可

鄭申甫曰不得于心如爲事變得失所撼心下怔忡挂碍不得安穩此卽是心動處

季彭山曰告子之不求是遺棄事物不以累心乃自然宗旨不費分毫氣力朱子謂專強制其心却非告子不求之學



徐玄扈曰夫志以下總發上文所以不可之故蓋志氣相須持志卽氣可以無暴故氣可以勿求而心不可以勿求也  
盧未人曰持志不是存心存是涵養本源工夫持志是心有所之而敬謹操持不令妄有向往總是一個心而用功時候不同徐傲弦曰變心言志者單說心便似渾然在中一般說不得氣之帥  
楊升菴曰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合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至而氣次之驗  
朱子曰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折疑曰志之所至而氣次之則治氣之所至而志次之則亂告子一先字正是氣不能次若持志而氣不次便是志一動氣蹶趨無不至矣

徐傲弦曰持其志是于心方張處着力把持古人云扶顛持危下一持字亦以人心惟危而持之也曰無暴其氣如所云愛養精力不徇欲忘生亦無暴其氣之一大端也  
聶雙江曰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于氣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爲外則不能集義以求得其心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  
錢氏曰持志如師中之有主帥無暴如師貞丈人吉如長子帥

師是志氣合一不是志氣各一  
王陽明日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  
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吳無障曰夫志一段全是被他勿求于氣一句然曰持志則勿  
求于心之失益可照見須知無暴其氣亦只是持志以養之非  
判然兩樣工夫  
徐岩泉曰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安得橫暴  
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執志而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  
暴其氣之事怒至于過喜至于流皆暴其氣也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的事皆是暴其氣今  
學者須要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

吳無障曰如告子不理着他固是暴如黜舍把來用壞了亦是  
暴

又曰志爲氣帥氣十分有助于志此其等至次間而已倘一暴  
氣則次者失其爲次而無以營衛吾志卽帥亦失其爲帥而無  
以完常尊之體故持志須無暴其氣乃可

莊氏曰今夫高行義舉無意于爲而不爲者志不立也有意于  
爲而卒不能爲者氣不足也氣之所以不足者輕發妄用以暴  
之也烏獲之力本可以舉百鈞然惟養其全力而不疲于他任

之重則百鈞至前而舉有餘勇使在扶輦投石之後而即使從事于百鈞則喘然沮矣  
又曰浩然之氣不養而用之于道義而以之馳騁于聲色貨利之塗不則竭蹶于功名之門不則跌蕩于翰墨之場不則騰于游使縱橫之衢一氣而邪行側出無所不之及欲移而用之于善已力頽而精索矣  
董日鑄曰理氣相離不得離理說氣便名血氣所以氣上着力不得從其源頭合一處着力自然生自然剛大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故以肝經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故一持志便無工夫

管登之曰丑見志氣既相次齊到則持志卽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細

莫中江曰丑非不喻卽次之義而欲養志而遺氣也蓋專持其志而氣卽隨之更不消兩頭管攝

程子曰爲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沈氏曰不但氣不能動志果養成時亦必不志動氣

唐氏曰志壹而氣亦壹則卒多奪主做了故壹之權不可分氣動而志亦動則帥亦按不定了故動之機不可妄

程子曰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

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

薛敬軒曰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

周道通曰朱陸二先生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其與

吳師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之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

于我也氣象何等從容

錢起莘曰不特氣一動志爲動心志一動氣亦總是動心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卽

心動也

洪覺山曰心志皆氣之所萃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

說叢曰志壹二句不平若曰人能持志而志常一則氣受其使

役周流而動矣使不持志而以其權倒授之氣則志反爲之動

耳見志之不可不持也

程子曰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

徐徹弦曰以可否爲進退者志動氣也以盛衰爲前却者氣動

志也善不善則視其所可否盛衰者何如

折疑曰大抵吾人爲蹶趨二字悞了跟脚損了地步者甚多東

坡傷世上小兒誇疾走正犯蹶趨病

說叢曰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而反之若孟子得力處全

在集義知言養氣是工夫到後可見者耳假令告子更有一病

孟子又將更有一長矣

吳無障曰上言告子不動心出于強制便照見己之不動心異于告子了故丑有惡乎長之間知言養氣俱以成功者言朱子解浩然二字極穩貼下所云至大至剛正盛大流行的境界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識得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如不實識怎生養如無物又養個甚麼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

又曰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然浩然

管登之曰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曾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必泯矣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是血氣

折疑曰以養氣說孟子便錯雖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須先我知言我知言是第一敵鎗告子頭一句不得于言先從這裏差起先儒但知心氣合一不知心氣言合一

程子曰孟子養氣如不寔識怎生養如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  
 個甚麼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然分明  
 見得方可  
 莫中江曰纔說浩然之氣便兼善養故此種學問實孟子心所  
 獨得而難以言語形容非謂獨得此浩然之氣也  
 徐玄扈曰難言者何以微妙故下二節正所謂難言者若說姑  
 就其體段功用言之便謬  
 陳白沙曰或問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妙不容言曰何以知之  
 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可得而存之口不得而言之比試  
 言之則已非吾之所存矣

管登之曰惟養氣不落于玄宗此孟子獨清聖脉屢空性境也  
 顏子以四勿之功實之養氣命學也孟子以持志之本虛之  
 折疑曰孟子妙悟在志至焉氣次焉至大至剛即至即次  
 又曰惟至大故至剛施舍容人不得告子硬守着是狹小了如  
 何大  
 鄭申甫曰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  
 氣即吾之氣真個塞乎天地之間  
 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  
 焦漪園曰兩條只就氣說未說到人能養成此氣上  
 徐傲弦曰今人說至大至剛全就人做事上說不知人有此至

大至剛之氣方能去做得事且如天地之氣瀰漫六合何等至大陽氣所發金石亦透何等至剛人得此氣以生原來是塞天地的何嘗不至大何嘗不至剛  
又曰蔡氏謂塞乎天地之間是無一事做不得無一處去不得縱橫直撞再無阻撓得他如此則自吾身以上皆爲空隙天地之間便有不克塞處矣試觀天地之氣升降飛揚無處不滿人方儲精之時其氣與天地一般及有生之後真氣漸漸消鑠便與天地不相似了只看孟子說夜氣也是他真氣斷喪到此方有一點清明之氣出來與天地之氣相通若能全養此氣如何不塞乎天地之間

薛敬軒曰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袁了凡曰至大是際天蟠地無一處不包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死生利害無一些可壓故曰不可屈撓

李衷一曰只至大至剛四字已盡浩然之氣塞天地之間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耳勿說到功用上去直者任此氣直遂發出自是剛大故須直養下文集義正直養工夫

程子曰氣只是氣更說甚克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又曰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徐岩泉曰直養便是無害凡有所作爲攙以私意便不直

莊氏曰氣之塞天地以勢不以迹以心不以事其充四體者自  
 可以充天地有是塞天地之氣當其未觸于道義之感固退藏  
 于密及乎道義當前志之所欲氣即赴之所為塞天地者盡用  
 以配道義而不遺餘力是以置之鼎鉉而不驚納之患難而不  
 懾臨之鈇鉞而不變此豈志之樹立使然哉彼其塞天地之氣  
 有以配之也使無是氣則于道義之事有志而不行行之而不  
 至至之而不極者多矣  
 倪伯昭曰配道義而行方見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蘇穎濱曰氣者心之使也心之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  
 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故君子養吾義心以致

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  
 莊氏曰養馬以配人則道里無不極養氣以配志則道義無不  
 舉  
 朱子曰辟如利刃不可斬割極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  
 刃何為  
 問合而有助之意朱子曰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  
 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  
 輔潛菴曰合而有助此意本于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  
 氣與道義一滾出來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单得這氣襯貼  
 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

洪覺山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于天地網緼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

徐岩泉曰氣本無形養得道義無所虧損便是氣之養成處

陳筠堂曰氣雖配道義須養成始得

張洪陽曰事行而中為搖者志氣不定也識到而行不充者精神不充也

魏莊渠曰且如過墟墓當生哀也而未必有惻怛之意遇窮困雖可憫也而未必如疾痛在身心與理打成兩片無如之何纔

追求之便往往至于暴氣

陳氏曰無是餒也不患其不見道義而患其見道善太明不患其不為道義而患其為道義太銳何也道義乃處不得已之時行不得已之事我所有惟一氣而已遇道義則為此有根之道義即無我之事業若認作一件道義的好事做將去是為無根全從外補不自內脩如何合得來

季彭山曰氣如何能助道義必道義養成與氣合一而左右逢源耳苟求助于氣則私意牽纏烏得為直

鄭申甫曰始集義時氣未嘗不在到集義功行圓滿則道義愈精積而氣亦愈旺矣看配道義三字有振動天地之氣勢

程子曰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莊氏曰配義之義天下國家之義也集義之義一行一事之義也古之聖賢自盤盂几杖嘖笑嘻微之間動以法度自檢而毫無所苟非爲天下人耳目窺伺于此也不欲以余影之慚自慚其正氣而全其剛大以施于天下也萬石之鍾漏于蟻穴而聲不揚千尋之水萌蘖下傷而榦不發平居以小善無益一旦臨大義而輒欲建不世之功未見其有成者也昔夷齊叩武王之馬可謂氣足配道義矣然使此兩人平居少有不忠不孝之行必不能抗八百諸侯而奮然獨言也何也彼其內顧多慚德氣卽靡而不振也

莫中江曰一見道義所當爲自能直前不避氣實載道義而行恰象道義少氣不得一般

夏九範曰氣是道義所生不可謂道義以無氣而餒

袁了凡曰謂此浩然者非徒氣也乃與道義合一者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下文行有不慊于心則餒分明說無義則氣餒集註似誤

程伊川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

朱子曰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

淮海近語曰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

徹

陳氏曰集義自反而集之通在心裏體貼出妙義

朱子曰孟子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個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忤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吳無障曰集義所生生字要看得細不是事事合義了又另有一種浩然之氣猛地發出來就是這道義勇往奮發精神鼓舞有勃然不可禁者此卽氣之發生若義襲而取則在道義外另要粧做一番

徐做弦曰今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

一濠合非一頓可成也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美飾于外亦謂之襲言其專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之生得氣而自滋取者如取求携得之取舉手而可得字義俱下得精切徐岩泉曰天地生生之理未嘗息集義則理不息氣便不息所以謂之生

陳氏曰集義專在隱微之地無不得于心處着力如口裏說一句話心上不如是外邊做一件事本念不如是便索然餒了李延平曰大槩是要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

居業錄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

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  
尤西川曰說文烏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  
在義上猶言卽乎人心之安也集不訓積義不在事  
錢緒山曰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卽是  
義義襲是事事求合于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  
之襲行有不慊于心是申明集義所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  
正所謂毫釐之辨也  
折疑曰告子不知集義而亦深惡義襲故曰義猶栢棬也未嘗  
知義而外之病只在不知知其爲義而襲之病乃在知矣  
又曰集義專在無不得于心處用力如口裏說一句話心上不

如是外邊做一件事心上不如是便餒了無不慊心之言無不  
慊心之事便浩然了

錢氏曰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只在行必慊心蓋以一念隱微之  
慊處爲浩然耳此處有絲毫滲漏便不勝餒

饒雙峰曰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

王陽明曰孟子與告子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  
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  
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  
可動處若告子便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鄭中甫曰氣與心原相聯心之生生活動處卽是氣故心中纔羞作臉上自發赤硬制之使不發赤只是頑不羞愧而已將氣自然之生機都硬折之便是暴其氣何如集義使無羞愧之事臉亦何由發赤

陳白沙曰告子之學分內分外氣脉不相貫通入于斷滅若孟子之學萬物皆備于我合內外之道也

莫中江曰二餒字不同然皆指氣也

王逸季曰別人說到餒處都謂一向消索不可料理獨升庵謂前之所集又將經始前之所生又將更端是血脉不斷真聖賢學問也

沈氏曰據告子彼長我長等議論則視義乃世緣應迹不得已而酬之與裏面絕無干涉殊不知集義正所以得其心

朱子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徐徹弦曰孟子正說自己平生學力把告子義外學問見解一點正見其所以異處

楊龜山曰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

王陽明曰專求本心遂迷物理不知心卽理耳此告子義外之說所以謂之不知義

錢緒山曰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原來不

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于性體毫無關涉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而于一切感應俱入無情且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若只謂他襲取于外恐不足服告子之心折疑曰謂告子未嘗知義則可謂之義襲而取則不可吳無障曰必有事焉二節當以心字爲主吾能有事勿忘去吾心助長之害則能因言知心而究天下人心之害蓋吾之害心者旣掃除淨盡而天下之害心者舉不能逃吾之鑑矣王陽明曰不可以前日用得工夫了今却不濟便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如跌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的樣子

出來

朱子曰集義是養氣的丹頭必有事是集義的火法黃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爲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疑問補曰此節正言氣必不可襲而取義果不在外程明道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謝上蔡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錢起莘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干事外正心不干

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謂集義必有事而又正心必無事而惟正心皆襲皆取  
宋羽皇曰勿忘卽有事勿助卽勿正故下文不復言有事勿正專言忘助  
徐鴻洲曰直養者順而不害要使義自集若有意在集此義卽是二三分助長也  
又曰勿忘是養勿助亦是養所謂拋不得急不得大要護之而不傷需之而不強使道心常爲主而動靜云爲無不制于義必有事焉之謂乎  
王陽明日近世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

云纔着意便是助纔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余曰忘是忘甚麼助是助甚麼其人嘿然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  
又曰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只做得這一件  
宋羽皇曰心本自正欲正其心卽助也氣自心生心正則氣順天地位萬物育矣  
顧仲恭曰正忘助三病皆是求于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

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

陳氏曰苟非下必有事的工夫則正忘助不以爲病而卽以爲事矣此惟必有事之後然後知三病之漸進而中有所主也

莊氏曰養氣如煉師之養火要在不剛不柔一文一武暴則不戢其火而使其焚宮燒積者也助則不盛其火而遽求其紅爐烹鼎者也忘則不居其火而至于薰歇燼滅者也

董日鑄曰三句正上文持字之義

徐玄扈曰看雞抱卵真得必有事等句之法到時候到了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

王少湖曰一秉于正而不作正想所謂勿正不必又多此一層也

顧仲恭曰忘不是全然不要集義他道忘了纔是集義

折疑曰必有事三句是不厭不倦真脉絡

于景素曰若孔子所謂無終食之違造次顛沛必于是所謂勿忘也

莊氏曰浩然之氣正氣也暴之則爲邪氣矣助之則爲客氣矣忘之則爲死氣矣

胡雲峰曰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



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  
湯霍林曰正忘助是一個病痛正而不得便心灰意懶而忘惟  
正之不得而勿忘便必有助長之病助長乃病痛到頭處故下  
只以助長言之然云憫其苗是正不芸苗是忘意旨已備矣  
莊氏曰平日無養氣之功不積其所爲塞天地者以預待夫道  
義偶值道義之感遂欲翻然勃然以任一時之激昂奮迅若在  
必往退而思其利害顧其終始歆然而餒矣  
徐徽弦曰助長者只自血氣用事恐氣不充只管張大振作起  
來凡事勇猛向前直辭勁氣無所忌憚畢竟理勢難行不得不  
畏縮逡巡真情畢露

焦漪園曰獨言宋人者緣告子是個宋人亦是譏他  
折疑曰謂其人曰急要人知茫茫然是病不知言

又曰不肯做工夫人犯明日病肯做工夫人犯今日病

吳無障曰趨視而苗已槁言不待久也已在趨字上見槁之速  
意

陳氏曰不耘苗亦是做工夫的人非無苗也但不耘牙勿求于  
心其心上原自理會得但不去求他

鄭申甫曰告子勿求于氣似忘其寔是助何者彼折了自然生  
機強做不動心模樣虛長一段強陽之氣

孫聞斯曰如管仲盡掃三代之餘風以求伯齊安石盡掃真仁

孟子卷之七  
之培養以求伯宋惟其有速伯速強之心以幾微倖是故一強伯而不旋踵敝也

徐岩泉曰無益是不能生也養起來尚可爲若倖倖向前者一被事機搖撼便索然阻喪他日再不敢爲矣非屈折此氣而何此之謂害

車若水曰先儒被孟子說樞苗處多了將謂告子是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論助長觀他勿求于心可見

董日鑄曰知言無他事卽集義中存耳只玩一句生于其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知是知甚麼非義而何義者誠淫邪遁之中正途也告子外義外其生于心者孟子知言卽知義知義卽內

義內義卽集義卽生氣卽浩然下手一着持志足矣

折疑曰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裏面了所以說到知言只數句吳無障曰生于其心以下又正申明上四句之意

徐徹弦曰誠淫邪遁蔽陷離窮如何相因蓋言之誠者緣他心上見得一邊不見一邊故知其心之蔽蔽者如屏障之蔽也誠之久則流而爲淫淫而不已必至于邪邪而不已必至于遁朱子曰孟子知言只是知其徧處始

陸象山曰誠淫邪遁四句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分諸子百家處

李延平曰孟子養氣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

孫聞斯曰吾心方在病痛中卽人有病痛焉能覺得人既不肯見吾之是而強爲屈伏吾又不能見吾之非而更求進步門戶日多道術日亂卽終身自坐詖淫邪遁中而不知管登之曰知言之難難在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而聖人之或易吾言端爲性善之源未透其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有滲漏處耳今以五尺之童解詖淫邪近蔽陷離窮字又易耳設遇若人聽若言而當下辨其孰是孰非則非上智不能盡此量非中人以上不可共此學徐岩泉曰詖有多般蔽亦不一因詖取詞若何便知所蔽何在下文皆類此

饒雙峰曰當看四所字如看病相似以詖淫邪遁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陸象山曰知言一段後人強于楊墨老佛上差排何者是詖何者淫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折疑曰仁義禮智不根于心則蔽陷離窮生于心生于其心云云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不曰必從吾知言而曰必從吾言矣正以無不得于言者俟後聖也

又曰人心時時聖卽時時起至大至剛便是聖人復起李見羅曰予每以富貴不能淫等爲境界不可動詖詞知其所

蔽等爲學術不可動境界之不可動難而學術尤難所以孔子直至四十乃保不惑而孟子亦以知言爲不動心根本甚矣夫理惑未易解也

或問朱子曰若爲說詞則于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自己分上事也

蔡虛齋曰丑之學淺以爲只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說辭也

吳無障曰丑只因孟子勇于自任故言據夫子說起來夫子乃既聖了非真見其聖而贊之也註兩自謂字當着眼表了凡曰學不厭則義理昭融萬境澄澈故智教不倦則物我一體慈愛同流故仁不是推原其由仁智

莊氏曰孟子知言養氣配孔子之仁智不配其德行辭命蓋謂養氣爲德行猶可謂知言爲辭命則非也

折疑曰仁且智二字學孔之眼目集義非仁乎知言非智乎

又曰直養之害正持志之暴也夫聖孔子不居皆是細心去害處

焦漪園曰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子張得其威儀游夏得其文學是爲一體不要說小了微字亦只輕帶說丑意都以爲好故問孟子所安

折疑曰有聖人之體是割裂了具體而微何以塞于天地之間潘氏曰孟子願學孔子非不足于顏子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

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  
莫中江曰不同道不要見外之之詞只渾渾言二聖之道與吾  
道各自一種乃所願則學孔子亦只說自家所志如此不明言  
孔子勝于二子意  
李衷一曰孟子願學孔子不只在仕止久速上正學其學不厭  
而教不倦也據他刪述六經謂之學亦可謂之教亦可孟子知  
言養氣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分明是欲做孔子的事業故丑  
問伯王不異而孟子反歸結到學孔子上意蓋如此  
成玉鉉曰孔子之聖其所以爲仕止久速者自有具在焉若只  
以仕止久速觀何以謂生民未有

折疑曰吾未能有行焉此正行之慊心處是則同古聖人之行  
必慊心處

姚承菴曰前言曾子聞大勇于夫子此言願孔子正相照應  
折疑曰列知言于養氣之前便是宗孔所在蓋不知言無以知  
人是孔子真學問

李衷一曰孟子論孔子與夷尹不同而及朝諸侯有天下與得  
天下不爲是爲贊孔子事功張本蓋只就得位論孔子縱能高  
出夷尹未必能賢堯舜非其所以邁千古處正以其不爲君不  
有天下而刪述六經做出萬世的事業故以爲生民未有  
莊氏曰得百里而可以有天下其氣足以配道義乎行不義殺

不幸而不爲則集義養氣之實也

洪覺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着眼自思得之

又曰伊尹于孔子如樂堯舜之道與憮然處猶覺有事夫子直是流行自在

講錄曰三引直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在智譬則巧一節

折疑曰不曰賢于堯舜大而言遠堯舜則天孰如其大者但不及夫子之遠

胡五峰曰成一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

輔潛菴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鄒嶧山曰禮以飾政故見其禮有煩簡而政之尚文尚質可知樂以彰德故聞其樂有美善而德之或性或反可知

管登之曰朱註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屬大凡而以差等百王屬子貢自謂非也學至知言已難而况等及百世之禮樂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此言生民以來惟孔子具此道眼也

吳無障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

夏九範曰出類拔萃卽是說孔子文勢貫下俗說孔子又出聖人之類拔聖人之萃非也

吳無障曰孔子立言垂訓爲後來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形各盡其性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一時之事而已  
折疑曰不比他人只了得一身是出類拔萃之尤者  
莊氏曰麒麟出而走獸從焉鳳凰見而飛鳥隨焉泰山立而丘垤附焉河海停而行潦赴焉聖人出而萬民宗焉皆以氣類相致也凡德出乎類者類必宗之拔乎萃者萃必仰之  
管登之曰子貢不鑿定素王德業爲百王所未有故圓有若亦不鑿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故亦圓若宰我賢于堯舜之評則近于生民未有之評然謂賢于堯舜則可謂賢于生民以來一

切大聖人則不可

以力假仁章

王龍溪曰養氣章後卽繼以王霸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

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以德爲天下所歸則王轉聲而爲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轉聲而爲伯皆有爲之稱也

孔穎達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  
吳無障曰天下人勉強壓他不下須令他貼然自肯爲之下不然其毒愈深而吾之受禍亦慘矣故桓公身死未幾諸侯共起

而亂齊彼其初脅迫諸侯而使之從皆鬱積衆怒自貽禍本耳  
故桓之不服不始于既沒之後卽始于定伯之時  
又曰如七十子服孔子一般全把力服形出心服之妙以深著  
王道可貴意

袁了凡曰無思不服言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卽誠服之謂

仁則榮章

陸聚岡曰兩則字合自求意在

焦漪園曰國家閒暇晦菴以爲這處去危亡只一間要兢兢如  
捧盤水方保得此

王三原曰閒暇蓋指無敵國外患言

湯霍林曰閒暇二字看重極好處在此極不好處亦在此正所  
謂寸陰時節不可使空閒過了

徐傲弦曰兩及是時皆有汲汲惟日不足之意

沈子曰孟子策強仁不作迂談惟曰明其政刑

蔡虛齋曰般樂盖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盤旋之意

又曰言猶念也心存在是則其言亦不覺出于是見古人心口  
如一之意

楊慈湖曰福莫大于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  
患生

吳無障曰無不自己求須切未雨閒暇說



尊賢使能章

夏九範曰五個天下最重蓋必如是而後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而後無敵于天下主意只爲末節說來  
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中一區君之室宮前一區爲外朝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  
王荆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  
楊升菴曰周禮註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說文市

物邸舍曰廛卽今人浮舖也

周禮註曰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

饒雙峰曰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譏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

王麟洲曰大都只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白廛者何如今之門攤錢是也征者何如今之稅課局是也關征者何如今之鈔關等類是也里布夫家之征後世却無非反畧也意不重禁游惰而以夫里槩派之民耳先王助法公田外

分毫不擾于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取而摧抑之何曾攬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折疑曰後世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不禁正與此反徐儻曰廛無夫里之布蔡氏以廛爲民居與願受一廛之廛同與上市廛之廛稍異

丘月林曰夫家之征是因周禮看出不必又添一家字唐士雅曰地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職民無職者出夫布是明有二布不宜以夫家之征當之饒雙峰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卽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卽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折疑曰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禮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

蔡虛齋曰民無常業者主游手游食言常業謂工之作商賈之貿遷貨財也不兼士說只指市宅之民亦似不兼農言

楊升菴曰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土宜教氓又立新氓之治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也焦漪園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徒虛文之粉飾也

折疑曰當初諸侯假仁者多只少一信字故力行易而信能難

陳氏曰提出自生民以來見此局不容不變  
 徐倣弦曰奉行君命則為君之吏奉行天命則為天之吏  
 宋羽皇曰無敵于天下則不復用兵矣天吏奉天子民者也始  
 而教之以復其性吏之職也有敵則必戰戰則必殺戮溺其職  
 矣無敵則無戰牧養休燠之為天循良之吏而已  
 人皆有不忍章  
 周海門曰不言人皆有仁心而言皆有不忍人之心此正立言  
 之妙若言仁心人便作道理解又推在聖人身上去了只言不  
 忍直便知當下人人具足不立仁名不待聖有  
 吳無曰曰通章俱為諸侯而發不忍人之心就應感處說不是

遡其賦畀之初二節不重先王正見人與先王一般舉而措之  
 亦如先王之易也  
 姚承菴曰為人不知其皆有而甘于埋沒其真心故特發孺子  
 一條  
 李衷一曰看一斯字何等迅捷何有停待就下文乍見怵惕不  
 期然而然火燄泉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者即此斯的氣勢  
 折疑曰先王有不忍人之政是將政來救那個人始得免于非  
 人  
 朱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  
 思量到

羅念菴曰乍見孺子乃指點真心示人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此  
心方可與堯舜相對  
袁七澤曰乍見時惻隱之心隨感輒應那有毫髮許私意挽入  
正所謂第一念也禪家謂之現量若第二念是比量非現量矣  
又謂之想元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元矣堯舜得此一點將滿  
世界化爲風動時雍  
徐做弦曰理不出于人心之本有者觸之未必應應之未必速  
惟不忍人之心乍見即發天機自動頃刻造次間非有安排計  
較故謂之真心  
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如刺着便痛非

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羅近溪曰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原與一體不見  
有二

羅念菴曰無三念處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  
無雜念

徐做弦曰讀孟子乍見孺子節便見惻隱之心使人有戚戚動  
心處讀一簞食節便見羞惡之心使人有憤懣不平處直從人  
欲橫流中揭出一點真心來  
程明道曰惟有是惻隱之心方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  
辭讓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從動處發出則羞惡辭讓是非

皆非  
莊氏曰乍見孺子入井而一時四端畢見不惡不仁之聲而寔自惡其殘忍是羞惡之心可以邀名求利而耻不爲是辭讓之心知往救之爲是不往救之爲非是是非之心凡此四心皆從不忍之心而生有不忍之心則發之自有四者所謂異名同寔者也

季彭山曰由是觀之本乍見時真心而言天地之心只有一個生物此心耻未合宜便能羞惡懼有過分便能辭讓虛靈不昧自能分別是非故因論惻隱而併及之以見其合一也若不本其合一處言而以惡爲憎人不善讓爲推以與人是非爲知人

善惡則已著于聲色見聞雖未有分別較量之私然不從善端發見之初論矣

焦漪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

季彭山曰人無此心與禽獸何異故曰非人

又曰惻隱等心就主宰虛靈之體未嘗昏雜處言

袁七澤曰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爲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蘖却是惻隱  
又曰仁義禮智本體是無形影只得將他發動處看程子云以

其惻隱知其有仁說得最親切  
徐鴻洲曰言禮之端則其中固自有體三千三百因人事而散  
殊總之節文乎此者  
袁七澤曰人心無感則寂如何有仁義禮智之名若不因感仁  
義等名亦不立又仁義等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于發  
用處見得故曰端考亭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  
來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便可見端字深義  
李衷一曰有是四端二句不是申明必有之意應把下文不能  
字照看言有此仁之端便自能惻能隱便能無所不惻隱如有  
手能持有足能行一般

陸象岡曰自謂不能主君言謂其君不能主臣言

折疑曰孰無四端孰有四端于我

袁七澤曰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  
擴克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隣失所者又全不相  
干此其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便能擴克  
湯霍林曰皆有是心而不能克之政者畢竟是良知蔽緬不忍  
之心既先汨沒了不忍便是知覺乍見怵惕非良知而何故特  
把一知字提醒他

又曰知皆擴而克之只閒閒論理苟能充之方是實實落落着  
在人能克上若說前已充之既又克之則始然始達時如何一

日過絕得

王少湖曰知擴而克不難難在苟能克之句此克字方是工夫得方處

宛陵切琢曰一知字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可已

胡敬齋曰擴是從這裏推將去到得充已是填滿了

唐氏曰擴克之義人皆有所不忍章盡之火有種虛之即然泉有源濬之即達四端根于性克之即生惡可已

管登之曰始然始達此孟子悟入處當其私淑諸人之時信得性無不善而日克之知言養氣皆從此出

張彭老曰端是始發處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貢受軒曰四端擴克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一個天機但觸發處不同因異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流汗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

陳筠堂曰四端只露其端而已原非全體所以必要擴充

折疑曰苟能克之足以事父母故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豈足以保四海不曰不足以事他人而必曰父母可見保四海全是事父母一念推將出去方是父母天下之心

矢人豈不仁章

說叢曰此章爲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矢人豈其于不仁者哉只因貪爲矢之利不暇顧其心世主亦豈欲爭城爭地者哉只因誤入于富強不得不與兵構怨耳  
姚承菴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甘于自賊蓋起于術之不慎徐傲弦曰孟子言仁術言術智言教亦多術而又曰術不可不慎可見不學無術終濟得甚事

訂釋曰此章不專示仁不仁之術相反亦隱然示擇仁之術與擇義擇禮相懸蓋矢人之擇禮義智未嘗大反于函人所反者仁耳

莊氏曰治天下亦多術矣申韓之術主于刑名孫吳之術主于

戰攻蘇張之術主于縱橫他若楊墨若黃老不一而足而總莫如仁術

湯霍林曰提出個尊爵便見至高至貴正與人役相反又言安宅正說擇術者此無可容身站立處尊與安不平

陳定宇曰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

折疑曰惟恐不傷人便若有以禦之而不得爲仁者不怨勝已不怨各正之已各正則何怨非反求既失之已而反求無失之已無失則何憚而不求

季彭山曰弓人耻爲弓矢人耻爲矢指其羞惡之本心言謂雖



惟恐不傷人而其本心固不自安也  
說叢曰爲仁之效緩而難見恐世主習于功利不肯徙業故又有未節

莊氏曰譬之于射射非祈人之讓中于我而使其不得不服中于我者也

吳無障曰戰國諸侯日尋干戈彼此相角敵或勝我便不恤國力殫竭以求舒其憤全不知反已自修故曰不怨勝已者正點破當時忿爭之習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倪伯昭曰總是極言聖賢樂善之誠不重別其優劣上

楊慈湖曰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唐士雅曰大舜有大焉不是與由禹比較言至于舜另自一種廓落處大自在舜與別人無干正與後莫大乎與人爲善相照看若謂大于禹與子路則語意微異矣

程明道曰舍己最難已者吾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

姚承菴曰舍己樂取是善與人同與人爲善亦是善與人同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鄒爾瞻曰善與人同人人本有個個圓成魚游于水鳥翔于空

無一物能間之  
程明道謂吳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  
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  
必有益于我  
孫淮海曰舜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  
的若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忘己忘物者此  
也成已成物者此也  
折疑曰註己未善云云甚局豈善已便不可舍耶  
唐士雅曰大舜只是一個無我其歡忻鼓舞而樂取以爲善其  
源頭皆從舍己上來

姚承菴曰舍己從人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  
爲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爲也又安知其取  
倪伯昭曰舍己從人正是取人爲善處下特說出樂字以表其  
取善之心無一毫勉強爾非有二也  
錢啓莘曰無己可言故曰舍惟人是取故曰從當其耕稼盡耕  
稼之人皆其所取當其陶漁盡陶漁之人皆其所取至于爲帝  
盡天下之百官萬民皆其所取無非取諸人固如此  
徐岩泉曰凡人樂善之心未嘗無到居勢位之尊此意漸微矣  
看以至爲帝方得舜之心  
宋羽皇曰與人爲善卽善與人同非化天下也莫大句正應大

舜有大焉非泛言君子

朱子曰本意只是取人而與人為善乃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

之

吳無障曰與人為善言我之為善與天下人共為之渾合公同

做此善畧不分爾我更無毫髮藩籬界限故曰莫大與字不作

助字看

又曰其曰與人為善只假此以深著其樂取乃虛活形容之詞

伯夷非其君章

說叢曰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也所以發願學之意也

那蟬山曰論伯夷一節深一節不立深于不事不言深于不友

鄉人之冠不正亦少禮耳未必惡也而亦去之諸侯之詞命既

善無少失禮矣而亦不受

蔡虛齋曰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也孟子本其心而形容

之如此

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兩句相承人有所見不肯發

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

徐玄扈曰爾為爾我為我如許分別故見得人不能免所以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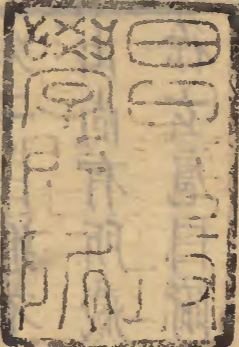
和若只漫無分別放身自隨是個同流合汙之人安得謂聖

唐氏曰援而止之而止非特鄉人止他即汙君能見容他亦不

肯便去

出外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出外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出外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出外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八

祭風祭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祭風祭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祭風祭曰對而五之而止非特微人止此則有若其始長矣亦不

[The left page of the book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